

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
DANGDAI ZHONGGUO HUAJIA YANJIU CONGSHU

吴山明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吴山明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山明 / 陈幼民主编. —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
2005.5

(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)

ISBN 7-5008-3522-1

I. 吴… II. 陈… III. 中国画—艺术评论—中国—现代

IV. 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5177 号

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 · 吴山明

陈幼民 主编

总策划: 段传峰

执行主编: 君霖

责任编辑: 杜予

装帧设计: 施磊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印刷: 北京大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本: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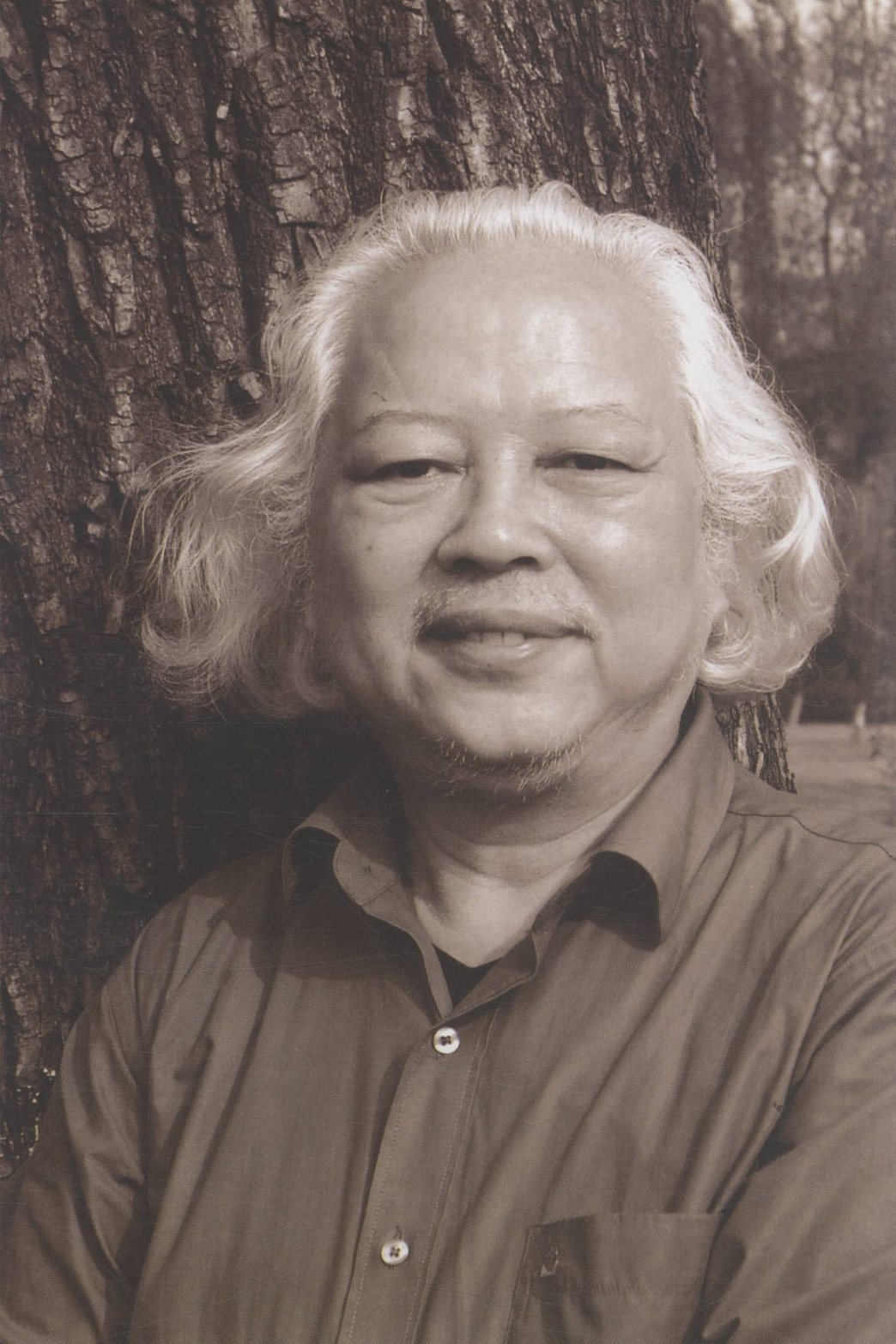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5

印数: 1—5000

书号: ISBN 7-5008-3522-1/J·314

定价: 48.00 元



前言

新文化运动以来，中国绘画在传统和西方两种力量的拉扯之下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嬗变。近百年国画的历史也就是一个分裂、反思以及否定之否定的历史。这段历史中的几代画家正是在阵痛之中艰难而缓慢地前行，各自开出曼妙的艺术园地。本丛书选录的这些画家都是自新不已、风格彰显，且得到大众认可的新一代画家。他们正值壮年，处于艺术生命的巅峰期，技法精进、境界弥新，他们是当代画坛的中坚，正书写着当代中国艺术史。虽然这批画家专攻各个不同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等等，不一而足，但他们几乎都是在新中国艺术教育的学院制度之下成长起来的。古代的画院有画院的氛围，当代的艺术院校有艺术院校的生态，比如两条道路有别：“向外”走向抽象，“向内”回归传统，这两条道路或者说两种策略，都在拓展中国传统艺术的边界和深度。如果我们非要为本丛书选录的画家寻找一个共同点的话，那么可以说他们都倾向于后者：重写传统，于传统中寻求新的可能。有一句话说，“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”，说得很好，但细究不得；我们说，“越是传统的、大众的，越是我们自己的”，大致错不了。

理论界、批评界对于这一批画家的关注，囿于专业的局域，显得不足，鉴于此，我们出版这套丛书。书中各部分涵纳了画家的生平、艺术道路、艺术思考、他人的评说，当然也少不了代表作品的展示与赏析，我们旨在提供一个介于高端与低端之间的“中端”的研究性平台。该丛书不求严谨，但求避开刻板，这有些类似中国传统视线中的“游目”，游目之内，浅尝辄止，实是娓娓道来，把画家各个面相呈现给读者。如果读者能就此步入画家的艺术世界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神髓有所体悟，本丛书的意义便出来了。



艺术传略



笔墨春秋

——吴山明传

陈军 越风

一、画乡的墨源

浙山越水，八婺居中，钟灵毓秀的金华大地，自古孕育出无数绘画大师。在唐、五代，婺州人贯休的传世作品“十六罗汉”图，罗汉庞眉大目，丰颐隆鼻，以扩大罗汉面部特征的绘画手法，为后世所崇，人称“梵相”。宋、元、明历朝，金华崇尚性理之学，绘画被视为雕虫小技，但宋濂等却在书画理论上作了全新阐述，于《画原》中提出的“书画同源”论，一直为后世所重。

清朝末年，丹青巨擘黄宾虹，又以“明一而现万千”的绘画手法，表现出浑厚华滋、意境幽深的山川神貌，卓然而成一代大家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，金华画坛上浦江画风日炽，涌现出一批在当代画坛造诣很高的画家，其中尤以吴弗之、张书旗、张振铎最为瞩目。1932年，他们三人曾与潘天寿、诸闻韵五人以“白”字五画结成白社，取清白、素净之意，精研画艺，推动展览，给沉寂的中国画坛倾注进蓬勃的生机。1941年，为了祝贺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，张书旗应邀特作巨幅国画《和平的使者》以赠之。此图长三米有余，画有百鸽，形态各异，间以橄榄、杜鹃，用笔赋色，匠心独运，故又称《百鸽图》，后珍藏于海德公园

罗斯福纪念馆。当时连徐悲鸿都叹服地称赞道：“张书旗画鸽应数古今第一。”

就在浦江这片充满艺术气息的热土上，吴山明1941年诞生于吴莱山下的前吴村。前吴村与张书旗的家乡礼张村一样，自古是崇尚耕读的书画之乡。全村五百余户村民，据说都是吴莱的后裔。吴莱乃宋濂老师，传说宋濂很敬畏这位大儒，他当时家贫无从置书，常从吴莱处借书来抄。“天大寒，砚冰坚，手指不可屈伸，弗之叹”。借书要还，又“负篋曳履，行深山巨谷中，穷冬烈风，大雪深数尺，足肤皲裂而不知”。最后终于被明太祖推崇为开国文臣之首。吴莱山就因吴莱当年在此隐居而得名。应该说这是一个书香世家，吴山明正巧与大画家吴茆之同宗同族，祖父曾做过浦江县的文官，父亲是位个性耿直的书生，年轻时浪迹天涯，当过杭州学生会主席，做记者时，亲眼目睹“五卅”惨案，凭着一腔热血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写出了《二十世纪中国现实之黑现状》一书，激扬文字，抨击时政。抗战初期，又投笔从戎，加入国民党，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任职过一段时间，还参与起草过《保卫大武汉》宣言。以后又先后出任庆元县和青田县的县长，本想凭着一颗报国之心，铁肩担道义，大展宏图伟业，可是在当时的中国，又有何道义可言？一次次求索，一次次碰壁，最后，终于在1946年愤然退出国民党。

在山明幼小的记忆里，母亲的印象已很淡远。在他五岁时，母亲死于一次难产。临终前，母亲将山明叫到床前，从枕下摸出五块银元，颤微微地放在他的小手上。这是母亲给他留下的最后印象。母亲死后，父

亲又很少在家，自己与姐姐吴清清被分别寄养在亲戚家中，生活的艰难不说，还缺少儿童应有的家庭温暖。

但是在他那敏感而孤寂的童心里，却始终流淌着一条清澈明亮的小溪，一条充满温馨和欢乐的小溪。这条小溪从吴莱山前缓缓地、丁冬作响地蜿蜒穿过古老的村庄。用薄薄的轻纱，将鸡鸣、晨曦、樵歌、炊烟，将家乡的农耕之乐和迎神庙会……都笼罩在一种美得令人心颤的诗情画意里。

他从小就喜欢在吴溪边玩耍，静静地看着晚霞新月在波光中的倒影。溪边有他祖宗的祠堂，在他祖宅“思古堂”不远处，竖着一座雕工精美的青石牌坊，据说是为村里一位清代武进士而建。每逢春节，族人还要扛出一把两百来斤重的铁大刀炫耀一番。每天早晨，他穿过这牌坊去村里的广明小学读书。在小学里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教美术的潘老师。这位曾受业于徐悲鸿、张书旗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，为人风流倜傥，自有一种公子哥儿的派头。但对艺术，却充满了一种炽热的痴情。潘老师经常教孩子们演戏，让一群“嗷嗷待哺”的孩子，在欢歌笑语中走上了令人羡慕的艺术人生。他很偏爱吴山明这位天资高颖的学生，不但耐心地教他绘画，还让他在现代社戏中扮演角色，这在山明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也许是民风的熏陶，村里会画几笔山水花鸟的比比皆是，而且家家都有挂祖宗像和对联的习俗。吴山明家就有一副很好的对联——“欲筑高垣嫌碍月，留有余地为培兰”。同族的著名画家吴弗之又是绘画大家，虽离家较早，但他的哥哥吴士维，却是当地一位挺逍遥自在的民间画家。他写得一手好颜体，常常在

酒醉饭余，为乡邻的草帽、箩筐上号字，或在信手拈来的纸上，画些野鸭、螃蟹和芦雁，逸笔草草间透出一种闲适自得的山野之趣。而其酒醉后画的画更是特别精彩。

这一切，都深深影响了秉性聪慧的吴山明。他从小最大的兴趣就是画画，而且很快成了全校有名的小画家。他的老家曾是一座同族聚居的厅式房屋，童年时，那老屋不慎毁于火灾。从此，那儿的大块残墙，三合土地面，用之不尽的木炭，都成了现成的“纸”与“笔”。

他常与吴弗之的侄孙吴战垒一起，趴在由火烧基形成的晒谷场上画菩萨，画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人物，画《西游记》里的鬼怪神仙……村外有个古庙叫明德寺，据说原来的和尚因伤风败俗，被村民轰走了。寺里有大量的壁画，多数是些八仙过海之类的民间传说和佛教故事。放学后，这地上墙上就成了他们的“画纸”。几乎所有空白的地方都画满了他们的便仿(作品)，木炭当笔，白墙当纸，这一白一黑间，画尽了他童年的梦幻。也许山明最大的画就是在童年时画的。

明德寺的殿下有个神秘的地道与地下室，吴山明常和小伙伴来这儿玩。从道口丢块石头进去，咚咚隆的声音会延响好久，用脚在地上一蹬，会嗡嗡作响，还能不时挖出些印有纹饰的古砖。他喜欢上了这些原始艺术品，常托着小脸长久地凝视着上面流畅的线条、古朴的图案。还小心翼翼地将它拓印在桃花纸上，作为礼品分赠给小伙伴。

对他艺术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家乡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。雕刻、编扎、剪纸；灯会、庙会、社戏……自

古就是显示金华能工巧匠心智的艺术形式。如浦江剪纸，俗称“窗花”，一般用在喜庆和年节时作礼花或窗户、灯彩的装饰。题材有“状元及第”、“龙凤呈祥”、“福禄寿喜”、“鲤鱼跳龙门”等，还有历史人物和地方戏曲，山水花鸟和鱼虫走兽。吴山明从小就很注意观察剪纸艺人的剪纸样稿。剪纸的工艺异常繁琐，先用毛笔双钩画出草稿，剪成图样，再把图样轻轻粘在另一张纸上，用烟熏出黑白的轮廓分明的稿子。然后把着色的毛边纸铺叠于稿子上，用棉纸捻(或用线)在没有花纹的地方，匀密钉紧。最后用特制的镂花剪由里向外剪出，一朵美丽的窗花就鲜活地绽开在掌心。

最令孩子们神往的还是元宵灯会。浦江彩灯千奇百妍，而龙灯是灯会的主灯。龙灯中最有代表性的数“桥灯”，一般均有百余节。桥灯分“龙头”和“灯桥”两部分。龙灯下托以木板，上建支架，以竹篾扎于板架，成“神龙”形状。外裱棉纸，描以彩色龙鳞、云彩；月思挑龙须，嘴衔龙珠，四肢擎有各种彩灯，背上插旌数面，上悬“天灯”，下挂“地灯”，制作极为精工。每当民间艺人集中在祖庙里画几十节、甚至上百节桥灯时，山明就忘了吃饭睡觉，从早到晚地在里面游转。他喜欢这种氛围，这个线条和色彩组成的世界，也许这就是天性和缘分。渐渐地，他看懂了艺人们作画的诀窍，眼界高了，又瞧出了有些人的破绽来。吴战垒与山明感到，如果能让他们露一手的话，肯定会比艺人画得更好。

也许他们当时的最高理想，是长大后能在祖庙里画壁画、在春节时画龙灯。但是，一个偶然的机遇，却使他的命运之舟驶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二、在美神的庇护下

吴山明是在解放前夕被父亲接进杭州的，他与姐姐一起在杭州闸口站下了车，经中山路至清河坊，最后黄包车弯进了柳浪闻莺不远的红门局。红门局的弄堂洋房，一门住两家，两门隔墙下有一四家共用的水井。楼上住的就是仰慕已久的画坛前辈、他的同族老哥哥吴弗之先生一家，楼下住的是吴山明全家。这房子还是潘天寿先生家转租给吴山明父亲的。吴弗之擅长意笔花鸟，间作山水、人物、走兽，素有诗、书、画“三绝”之称。其早年画风受吴昌硕大写意派影响甚巨，深得缶庐神髓，后吸收青藤、白阳、石涛、李鱓诸家，自辟蹊径，形成丰润郁勃、婀娜多姿的独特风格，在画史、画论和字画鉴赏上都有精深的造诣，是当时美院很受学生欢迎的名教授、名画家。

这真是天赐的良机，使吴山明有幸领略经常上门的潘天寿、诸乐三等诸位大家的风采神韵。每当他们在谈论书画时，吴山明总是静静地站在旁边，像虔诚的信徒聆听来自天国的声音。但是有一阵子，他发现大师们常常神色迷惘地无声叹息，眉宇间纠缠着一个难解的谜。以后才知道，当时的中国画坛，正面临一个历史的选择。政治对文艺的明确要求，使以自娱遣兴为宗旨的传统文人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削足适履难以适应，尤其是江南的这批花鸟画大师，他们之所以成名，是因为他们注重了书法入画的用笔功力，讲究了笔墨的技法神韵。当时浙江美术学院正推行苏联的教学体制，大量引进西方素描、色彩，强调表现新

的时代内容应注意的造型能力（即写实能力）训练。

大师们被冷落了，但是他们献身艺术坚忍不拔的人格精神并没有沉沦。他们接受了为学校收藏、鉴别古画的任务，在这西子湖畔狭小的楼宇里，在五千年辉煌的绘画史中，开始了艰苦的求索。

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这为吴山明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常人难得的人文环境。只见他们每天接待画商，或者挟着收集来的一大摞明、清名家珍品上楼，一幅幅轮番挂上墙，沏上一壶碧绿清香的龙井，在古墨的余香中侃侃而谈。大师们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。虽然潘天寿与吴弗之，早在三十年代创办“白社”时，就经常出入沪、苏、宁、杭诸收藏家之门，鉴赏过历代众多名画真迹。但面对前人的艺术精品，往往总是先呷口茶，毫无声息地仔细研究，细品古字画的个中三昧。吴弗之个性直爽，总是快人快语，与诸乐三在画意鉴赏上常有争执。潘天寿含蓄深沉，如老衲入定，常待二人争执不下时，才出语惊人，老让吴弗之与诸乐三信服地击掌叹息：“还是听阿寿的。”

那段时间里，吴山明与姐姐一有空就往楼上跑，姐姐向弗之先生求画，他高兴地在洋纸上为姐姐画了一幅《麻雀毛竹》，并题上“清清小妹索画……”的款。有时吴弗之还会慈爱地拉住山明的小手，问他观画后的感受，因为先生认为“不可小看孩子们对画的看法”。几年下来，大师们为美院购进、鉴别了几百幅明清书画珍品。也在这宁静无为的氛围里，探寻到中国绘画变革创新的途径。

这真是一幅可以彪炳千秋的“三贤论画图”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历史再不会重演这一情景。而吴山明

却在这难得的机遇中，开阔了艺术视野，从大师身上焕发出的磅礴气息中，汲取了终生受用不尽的艺术营养。

到杭州不久，与姐姐同时参加了中学入学统考，他就以同等学历的高分，从小学五年级直接考进杭州第二中学读书。在学校里，分在同一班的姐姐当上了班长，整天管着顽皮的弟弟。弟弟成绩比姐姐好，但山明的心思很多放在画画上。在杭二中，他遇见了他的第二位美术教师沈萍初。虽很少见沈老师画画，但他对美术理论很有见解，还非常注重对美术人才的培养，只要他发现的美术尖子想画画，就会主动地帮你去请假，让你有时间画素描、写生。当时与吴山明画得一样好的学生还有很多，他却独具慧眼，在众多同学中发现了吴山明，认为这孩子笔性稚嫩但有艺术灵性，蕴藏着发展的潜质，在他的悉心教育下使得吴山明这位乡村来的孩子，很快在众多的学生中脱颖而出，并担任了班里的美术课代表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吴山明与我交谈时提到，两次奇遇他永远忘不了。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，这两盏遥远的灯火，温暖着他孜孜不倦地走向艺术的彼岸。

一次他们班到宝石山搞队日活动，回来时在山下遇见一位留须老人。着一件素净长衫，戴一顶老人帽，拄着木杖，走走停停，一派仙风道骨，犹如玉树临风，正在聚精会神地画着速写。孩子们很快围了上去，还推着吴山明嚷嚷：“老爷爷！这是我们的画家。”老人慈祥地抬起头，瞥了他一眼，露出了赞许的笑容说，“好！画画好。”

以后他才知道，这位就是山水画大师、他们金华

鼎鼎有名的黄宾虹。功力已炉火纯青的大家，还如此认真地搜尽奇峰苦练基本功，真令他感叹不已。以后他凭着这一永恒不灭的记忆，三易其稿，创作了意笔人物画《胸怀五岳——黄宾虹像》。

他和吴茆之先生虽同住一屋，但先生开始时并不知道他会画画。一日，吴茆之手执讲义，从美院下班归来，见家门口水泥地上一路画了许多画，有徐悲鸿的奔马，有“美国鬼子”、“日本佬”的漫画，还有他熟悉的各种菩萨。先生被吸引住了，好奇地一路看下去，一直看到巷尾邻居家门口。一打听，才知是吴山明的杰作。他很高兴，连声称赞不错，还把山明叫到书房，要他画一张看看。吴山明激动极了，挺郑重其事地关起门，趴在桌子上大半天，画了幅描绘队日活动野营场面的淡彩钢笔画，吴先生见了大为称赞，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是自己想出来的。小孩子就要画自己的事，否则就没有意思了。”

从此以后，吴茆之开始在教学创作之余关心他的绘画，并在第二年动员他父母让吴山明去报考浙江美院附中，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很理解孩子的心愿，尽管家里困难仍然支持并鼓励山明去报考。

吴山明是幸运的，因为美神一直庇护着他成长。

当时的浙江美院附中还在平湖秋月对面的浙江博物馆边上。考试很严，据说二十五名考生才录取一人。他当时个头很小，才一米三七。早上急于赶路，又忘了吃饭，匆匆去赴考。试题是一张素描一张创作，课堂上摆着半个西瓜一只茶杯。他极认真地画完素描，又画了一张以队日活动为题材的创作《野营》。口试的老师们见他个头瘦小，长得眉清目秀，倒显得很有兴

趣。不停地问长问短，听说他还饿着肚子，朱颖人老师忙拿出点心给他吃。张榜那天，没想到居然被录取了。

很久以后他才知道，那张吴弗之赏识过的《野营》，又一次帮了他的忙。因为他真诚地画出了少年儿童特有的生活感受，流露出对事物的敏感和悟性，得到了批卷老师的一致好评。

三、美术家的摇篮

他永远不会忘记1955年9月的一个早晨，迎着葛岭的流霞，担着箱子与画夹走经白堤步入校园时的喜悦心情。应该说进入素有“中国美术家摇篮”之称的浙江美院后，吴山明才算真正走进了艺术殿堂。他从附中直接升入浙江美院中国画系，经历了九年漫长的面壁苦修。当时潘天寿以及他的同事们，虽然处在中国画受排斥的逆境里，但仍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科教学理论。讲究书法入画和传统人物画、山水画、花鸟画的基础训练，并注意了西方素描、写生等造型训练。而附中四年主要是扎实的基础训练，每天清晨必须起床，整日不停地抓空隙画速写。在马玉如、徐永祥等一批优秀教师的严格培训下，几年下来，不知写秃了多少笔，连中指都磨出了茧。也把当年那位只知道在破庙墙壁和地上凭感觉瞎涂一气的孩子，锤炼成技艺全面的业务尖子。

就是在考入附中时，吴山明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磨难。父亲去安徽荣军中学任教后，开始很顺利，还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。但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，终因

历史问题受审查。吴山明不仅在经济上断了来源，在学校里也开始抬不起头。他担任班干部开始受人非议，常常独自在孤山下沉思，那颗充满青春幻想的心渐渐理智、成熟起来。他是自尊的，对自己的艺术才华充满了信心，他已别无选择，决心以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殉道精神，用比常人多付出千百倍的艰辛，争取在艺术上成为强者。西泠桥的晨风掠去他琅琅的书声，放鹤亭前留下他写生的身影。他，一名靠姐姐微薄工资与助学金以及亲戚资助读书的苦孩子，终于以优秀生的身份，实现了进著名高等学府的梦想。值得欣慰的是，他在附中二年级时与同学合作的一套民间故事连环画，第一次在天津《连环画报》发表了。也许是命运的安排，这人生路上最初的成功，竟促成了他对中国人物画的选择。

他进浙江美院时，正值中国的人物画界，经过数



50年代后期在江苏
常州戚墅堰机车厂采
风(附中毕业班)